

□肖亦农

在乌审旗浩瀚的毛乌素沙地腹地，有一个叫井背塘的地方，孤零零地住着一户姓白的人家，是老辈子走西口留在这里的。上世纪70年代末，陕北一庄户汉子寻找丢失的牲口，走进了毛乌素沙地腹地，迷了路，又饿又渴，昏迷在沙海里。当他醒来时，却躺在一家人的炕头上。这汉子才知道是白家少年万祥和他的父亲救了他。陕北汉子感动，自道姓殷，便与万祥父亲结成了“拜识”，即拜把子兄弟。殷家汉子说，万祥这孩子我看上了，我有个女儿叫玉珍，咱们结成亲家吧。

1985年初秋的一天，殷家汉子牵来一头驴，殷玉珍换上件新褂子，头上顶了块红盖头，便骑在驴背上，由父亲牵着驴走进了毛乌素沙地。走了几天几夜，殷玉珍没见一户人家，除了大明沙还是大明沙。殷玉珍越走越怕，等到了井背塘白家，看着那晒着两块红纸的地窖子，空间刚够站两个人，土炕上铺着谷草，殷玉珍哇的一声哭了，父亲摇摇头，骑上毛驴走了。殷玉珍哭了几天几夜，还想逃离井背塘，却在沙中迷了路，晕倒在沙漠上，是被白万祥救了起来。日头晒得厉害，白万祥把殷玉珍背到了一片下湿地里休息。殷玉珍四下一打量，被蓝莹莹的下湿地惊呆了。地里种着谷子，地下长着山药，还有一些杨柳柳树绿森森地长在下湿地的沙地脚下，让殷玉珍打了个激灵。她问白万祥：人家能植树，我咋不能？白万祥告诉她，这下湿地的树是公家治沙站种的，咱也想植树，可咱有啥？殷玉珍想了半天说：我啥也没有，我也要植树，不光为了我们，还要为了后辈子孙。我们这辈子总要给后辈子孙拾掇出块乘阴凉的地方吧？

殷玉珍积极领取政府提供的树栽子，把它们浸泡在无定河里，浸泡在下湿地挖好的树坑里，然后驮起湿淋淋的树栽子，爬向高高的沙梁。她有多少次快爬上沙梁顶尖尖时，又被狂风掀下来，背着树栽子在沙坡上往下滚，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在沙漠上植树，先是拿长六尺的钢钎子往沙地上捅树窟窿，然后插进树栽子，浇上水，再用脚踩实。一天拿钢钎插多少树窟窿，栽多少树，殷玉珍也不清楚，累得瘫在地上就算收工了。殷玉珍与沙漠苦斗了40年。

后来，林业部门发现了井背塘这片突兀出现的茫茫林海，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乡党委书记老曹对井背塘的绿化面积和树的株数进行了核查。一个女人竟然种了近4万亩树！老曹知道一个沙漠奇迹出现了。消息如爆炸般惊天动地。电视台来了十几架摄像机对着殷玉珍报道。水泡法、瓶栽法、夜晚种植法、阴雨天种植法等毛乌素人从生活与实践发明创造的种植方法，像雨后春笋般在毛乌素沙地遍地开花。几十年下来，整个毛乌素沙地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50年代的2.6%猛增到32.92%，而植被覆盖率也由百分之十几增长到80%。

2010年，我从有关部门得知，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毛乌素沙地即将消失。沙地真的消失了吗？我开启了寻找毛乌素沙地的行程。整整3年，行程几万里，在茫茫林海和无边绿洲中寻找“沙漠”，并真实记录其消失的过程。在寻找毛乌素沙地的过程中，我结识了殷玉珍。此时，殷玉珍已经养育了4个孩子，还种活了四五万亩树，并且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她见我

“树婆婆”

那天，手里提着一根钢钎子，带着我上了沙梁顶。她使劲插了一钎子，然后猛地抽出，抓起一把沙土捏了捏说，过去都能攥出水来，沙子一团一团的。你瞅现在，她使劲捏了一下，沙土就成一团烟从她手上溜掉了。

她说，肖老师，过去沙漠虽荒凉，可它就是蓄水的大水库，拿锹拨拉就渗出水来。现在树多了，沙漠没了，可地下水反倒下降了。你说这是咋了？不是说种树就是蓄水建大水库吗？我想了想，每块草原根据不同的草分构成确定它的载畜量，也被称作绵羊单位。载畜量超出了绵羊单位，草场就会退化，荒漠化。她说可不是！那咱这沙漠有没有载树量？有专家对我说，治理一部分就行了，你现在治成森林了，得用多少地下水呀。树都是活生生的命，它要喝水、阳光哺育，还要有机肥料、微量元素。专家说现在要做的是林分改造，像杨树这样固沙作用极强的品种已经光荣完成了荒漠化治理的先锋作用，它们该被淘汰掉了，应该大量种植当地树种油松、樟子松，还有各类经济树种，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水。林分改造需要一个长的周期，至少12年。这是毛乌素沙地走向精耕的必由之路。我想好了，再干它20年！到时就成了“树婆婆”了。

说完，殷玉珍咯咯地笑了起来。

十几年弹指一瞬间，去年深秋我又来到了井背塘，现在井背塘已经变成了玉珍生态园。这里是毛乌素沙地重要的生态建设基地，更成了无定河边的打卡地，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地或国外的生态志愿者汇聚在这里。

现在笔直的柏油马路直通井背塘，路两侧是伟岸的行道树，一排排樟子松、油松黑压压地伸向远方。放眼望去是漫山遍野的青松绿柏和经济果木、沙漠玫瑰种植基地，采摘大棚里有各种南方水果。曾经的毛乌素沙地变了，变成了金山银山。玉珍生态园现在的产值都在千万元之上。

我们的车停在了一处植树基地旁，今天殷玉珍带着一批国际志愿者在这里植树。下了车，就见殷玉珍笑呵呵地走了过来，我说井背塘现在可是金山银山了！殷玉珍笑道：十几年前，咱俩还讨论林分改造致富高兴哩！我算明白了，只有绿才能富，环境好了，生活才能一起好起来。

这时一个外国小伙子挤过来，操着流利的普通话对殷玉珍说：姐，你的钢钎为什么要比我的钢钎短那么多呢？有60厘米吧？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殷玉珍对我说：他叫焦尼，是个美国外教，也是个国际植树志愿者。这孩子心眼实，喜欢琢磨，这不又盯上我手上的钢钎了？殷玉珍又转过头说，焦尼啊，咱手上的钢钎都是六尺钎，这是标准化生产的。只是我这把，姐用了都40年了，所以它就磨短了两尺呗！

焦尼惊叹不已：姐，你手中的钢钎与沙漠整整搏斗了40年！千次万次千万次亿万次与沙漠产生摩擦，钢钎磨短了60厘米。它换来了10万亩茫茫绿海。这把钢钎，就是立在毛乌素沙地上的一座丰碑！

焦尼高高举起了那把钢钎，这个蓝眼睛灰头发的美国青年，冲殷玉珍深鞠了一躬。殷玉珍一把托起焦尼说：不许调皮，好好跟姐学种树！此刻在场的人，眼中都有泪花在闪。我想起了联合国相关领域负责人说过的一句话：毛乌素沙地治理实践，做出了让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一件事情。

一匹单独的马

□敕勒川

远远地就看到了那匹马。在这一览无余的草原上，像是一块石头挡住了我的脚步，那匹马挡住了我的目光。它让我的目光打了一个美丽的浪花，高高抛起，然后轰然散落在它的周围。

我慢慢地向它走去。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一匹什么样的马。

我不知道我走了多长时间，才走到这片草地。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朝着哪个方向走的，我对方向一直带有天生的迟钝。所以，我至今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一直认为，在草原上，你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在朝一个方向走。所有的方向，只是一个方向，这使我想起“殊途同归”这个成语。这多么像我们的人生，向南向北向东向西，最终走向了尘埃堆满的大地。而在这绿得一塌糊涂的草原，我更像是一棵青草。

一棵青草，向一匹马走去。

极目望去，那匹马周围没有其他的马，没有蒙古包，没有牧人，也没有牛羊，只有一条小河，幽灵般流淌着。有一瞬间，我觉得那条小河，就是那匹马的缰绳。只是，不知道这缰绳攥在什么人手里。也许，那个人叫命运。那匹马孤零零地镶嵌在一片绿里，头顶天空，脚踏大地，我想，它应该是一匹良驹，说不定会是一匹汗血宝马呢。

渐渐地近了，终于看清，那是一匹毫无特别之处的马。

至少，在我看来，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普普通通，像我见过的许多马一样。那是一匹白马，但那种白不是纯粹的白，是灰白的白，仿佛那匹马穿了一件日久天长磨白了的牛仔衣。马鬃长长地披散在脖颈，似乎没有剪过。耳朵怯怯地翘着，眼睛一闪一闪的，像是注视着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看，空空的。我轻轻地拍着它，像拍着一个久违了的兄弟。它结实的肌肉，让我的手掌激动不已。但它似乎对我不感兴趣，对我不屑一顾，沉默得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它的不屑和沉默，让我手足无措。我悻悻地看着它，看着这匹离群索居的马。它那么平常，毫无非凡之处，却信心十足、理所当然地独自挺立在这无边无际的草原。阳光打过来，它仿佛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

命运让我和一匹单独的马相遇，必有深意。

是什么原因，让一匹马远离了马群、牧人和栅栏。它从哪里来，它要去什么地方？为什么默默地站在这里？在这丝绸般平滑直叙的草原，它高大的身影分外显眼，也分外孤单。它默默地站在这里，不屑于搭理我，仿佛只是为了和远处的大山遥相呼应。众多的青草和花朵簇拥着它，但它却和天空一起，默默低下了头，像一棵扎了根的草。似乎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众多青草和花朵中的一员，似乎它内心也涌动着不可遏止的芬芳。而当它抬起头，不远的河水，闪电一样，照亮了它的眼睛……

我和一匹马，一个懒散的人和一匹单独的马，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了一个下午。

俄罗斯诗人布洛茨基在写马时说：“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但我敢肯定，我面前的这匹马，它来到我们中间，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不是为了寻找骑手。也许它是想寻找一棵青草。也许它是想寻找自己。也许，它连自己也懒得寻找。也许，它什么也不寻找，它只想那么单独的、默默地伫立着。

一匹单独的、默默伫立的马，让一座草原，始终保持着警惕……

黄河滩的小草(外一章)

□徐斌会

它是率先破土生长，不依靠树根的路径，不屈服石块阻挠，就如我看到的河岸上村落。

守望着历史的潮起潮落，于时光长河中静静伫立。俊秀的脸颊，不灭的根脉，紧紧依偎着黄河滩这片广袤的土地。恋上蓝天，并非它唯一的心事。

有时把自己折合成一枚金黄的勋章，授予雕琢黎明的黑夜；有时把自己装扮成绿毯，为万物争取生命的烈焰。听风的问候，穿过想象之上的蔚蓝，替黄土找回从前的人。

就如从前，我不清楚我的来路在哪里？就如此刻，我知道了最遥远的故乡，就在这片黄河滩上。分享着我的孤独与释怀。

以一抹翠绿，见证着黄河滩的岁岁枯荣，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沧海桑田。在意我的到来。

回家的路，在这里开启。拾起着被时光遗弃在黄河岸边的词语，将整条河谷织成绿铜镜。

让所有的守候，都无需言语。总在，默默拔节生长。

黄河岸上

岸，还在岸对面。在堆积的砂石，从黄泥土中拔起。无休止地，为流水作序，为村庄驻足。

像父亲的额头，种在一片黄土地。光影在河水里，接受低于倒影的变形，并利用变形与自己拉开距离。比水还柔软。

一切是虚拟的，一切又是真实的。用事实证明，大地足够宽阔，大可不必抠泥。

接受流水的离去，也接收流水的不再流动。像个居所，无时无刻地在索求，就是不能掀开波浪，看看河底到底是什么？

平静的，就像我今天走到河边。才能懂得了流水的真意。为驻足者，把自己变成一座无声的庙宇。

漂泊，就是它为季节写的散文诗。岸堤下，流水又流淌走了。是否对它的另一种解读，还需要给它留下成长的空间和时间。

愈曲折，愈平静。有时候让转弯成为一种美学。最难的是和自己相处。

比起河岸，管理流水是困难的。因为所有的流水只有一个方向。不管尽头，让所有的出发和抵达为两形式。不管谁站在路的尽头，都将给你些许安慰。

顺着岸堤，我走向了这里，在灌满水的稻田。白云是不归栏的群山，羊群是奔跑的白云。

让翅膀成为所有树木的希望。



喧闹的黄河 刘涤摄

生活随笔

布尔陶亥的两株海红树

□刘雅娜

眼缘，一看到它俩便喜欢上了。

两株海红树就在房舍旁边。这户人家的外墙很干净，大门很干净，院子很干净，屋子里很安静。

想与两株多年生海红树的主人商量，把它们买下来。也许树的主人会应允，我会时不时地来看它们。春天花开满树香味四溢时，准备好透明的水晶瓶，将花香贮好。待到秋色漫天硕果压枝时，再把果香收集好。说不准两种味道混合后，世上便多一份独一无二之香。将此香浮于发梢，周遭定会有无数彩蝶飞舞。也许树的主人不会答应卖给我，但我会向他讨些海红果，将海红果酿成酒，约几位知心友人，在星星多得像闯入珠宝店的晚上，共饮海红酒的同时吟几句不押韵的诗。

两株海红树旁是一截残破的土墙，墙角的木板历经风雨，一条深一条浅的裂纹吸食着秋天空气中的点点尘、丝丝水，太阳光充足或缺乏与它都没什么关系。倒是两株海红树上的叶子极其关注树顶空气是否清爽、是否水分充盈。蓝天中只浮一层薄薄的云时，叶子随着透过的光颤颤抖动，海红果的某个侧面，借着光显得魅影绰绰。

将自己的呼吸与海红果的呼吸调成同步，一种自得倾泻而来。于是吻一颗海红果，踮起脚尖吻另一颗更高一些的海红果。吻下去，海红果羞答答地为自己蒙上了一层薄纱，那种妖羞太惹人爱了。平凡又普通的果子在娇羞的瞬间，成为一件珍宝，值得捧在手中好好珍惜。

看一会儿海红树，再看一会儿。她们会不会是两个小妖？拖着缀满红宝石的浓绿长裙，和着或弱或更强的秋风，发出时断时续的曲调。这两个小妖富于野趣，不讲规矩，任性藏于人间。有人告诉我，这两棵树上的海红果会一直挂着。等到树叶落尽、冬雪寒风后依然挂着。我不由得为这两小妖施的魔法赞叹，她俩是化无用为大用，让自己的果实安然地处于苏木的小角落。

学一学海红树的安然，在匆忙前进的时间长河中，偷偷地靠一靠岸。在休憩时，拢一束发丝高高盘起，裹一身长裙，抚着树枝做个“无用”的人，在树下抚琴、画画、读书，喝不

解渴的茶，吃不求饱腹的餐，看树、听风、闻香、冥想，让灵魂清清爽爽……

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这两株海红树呢？它们会不会与远方的亲人交换信息，抑或它们只是相互依偎，享受隐于世的平凡与清静。曾经时间过得慢，一份想念一声叮咛靠信件传递需要很长时间。如今时间过得急，那份对信件的期盼没有了，连等待的耐心也不多了。消息新闻汹涌而来，人们生活在互联网的重重包围之下，很多知识不用去牢记只需要去检索，常常忧患，觉得自己还不如初中生聪明了。智力能洞察世界，我不希望自己的双手忙于意义不大的事情，将智力消耗殆尽。

两株海红树应该会读风、读雨，读阴、读晴，读昼、读夜，它们不会有稀奇古怪的论调和无法实施的计划，它们的智慧在风雨、阴晴、昼夜中灿然发光。我也应该多读点书了，不然，反躬自问时会脸红的。在清晨的时间、深夜的时间与书本多交谈，寻找一个好字、一个好词、一句好诗、一篇好文，从古典到现代、从文学到哲学、从经典到通俗，读好书，让头脑得到锻炼。

两株海红树在秋风中发出沙沙的细语，那些细语清晰可辨，如大自然书页翻开后的一行行有声的文字，这书应该是一部精美的作品。而我却无从得知到底是什么内容，但听着这些沙沙声，便心满意足了。

今秋，这两株海红树不同于桃红、枣红、榴红、橘红的红色写着令人愉快的邀请书。尝一口微涩的海红果，感受它一直以来的纯真和简单。总听见有嗡嗡的声音，应该是一只蚊子。就在周围，一个我看不着的地方。它在唱颂歌？宣扬海红果的与世无争与平静，宣扬海红果经历过冰冻洗礼后果味奇特，多了些喜爱它的食客。

“啾，啾，啾……”小鸟忽扇着翅膀，飞过海红树梢飞到不远的小路那边去了。

不远的小路上走过去了几个人，路旁的草地边还有一只溜达的猫。没人留意这两株海红树，就这头也不回地走过去了。它们没有收到它们的邀请信吗？难道绿肥红瘦的景致你们不喜欢吗？

请为这两株海红树停留一下，就一小下。

马兰花

马兰花(组诗)

□以琳

我好羡慕她

她和我一样
同是一个即将老去的女人
抬头纹 鱼尾纹 黄褐斑
都比我多那么一些

不一样的是
她好像从来没有过倦和怠的时候

每天清晨按时起床
和她的良人一起，迎接新的晨光
我好羡慕她
一个和我一样
被雨雪亲吻过的女人
体内
深藏着一个用不完的夏天

马兰花

不管在新疆的罗布泊
还是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中
她依旧盛开出具有某种气质的独特芬芳

哪怕湖盆干涸
哪怕四周被沙粒和石子包围，她依旧在被干旱吻过的地方
舞动出蝴蝶在天空下的颜色

马兰花——
被誉为宿世情人的淡泊女子
同时用紫兰革命名
成为21基地独具一格的隐形代码

那一面墙壁

不得不佩服一位画家的审美
他总能从细碎的裂缝中找回原貌

荷尔德林离世时曾留下一首诗
一百年以后
海德格尔带着《人，诗意的栖居》而面世
用哲学诠释了人和神明
又从梵高画中那双硬邦邦沉甸甸的
破旧农鞋里窥视出
劳动者步履的坚韧和缓滞

在画家眼里
墙壁上的光影不仅是美对人群的唤醒
同时也是
鞋子替自身的申明申述

棋手

白子梦里被卷入一场棋局
黑子惶怍着眼

只有棋手
苦思冥想在那里定论着输赢
365天
黑白棋子
在一只手下
顶风冒雪，来来回回

这盘棋
被这只手下得心思缜密
下得杀伐果断
作为旁观者，我曾在这只手上停顿过片刻
既不纤细也不粗糙
倒像一个裁决者
赦或斩
全凭他的一声喝令

总之

风卷着落叶
你和我的对话，更像一次道别
先是酒醉后的清醒
再是清醒后的酒醉，直到一切变得
越来越模糊不清
我们始终为一种表达方式或
一种理解纠结
没完没了
直到天空暗淡，落起雨来
在一切误解或被误解之后
我们不约而同
把是非曲直
都归结于一个词语